

老建筑



郑孝胥旧居： 记录一代“权臣”的人生印记

文 本报记者 魏东平 图为资料图

郑孝胥旧居？是哪栋楼？在过往的半个多世纪里，这栋楼的原始主人，早已被遗忘得不留痕迹。

即便是在今天，这栋日式的二层小楼，形制也丝毫不逊色于新开发的小区别墅。沿文化街北行，进入八七疗养院南门，踩着洁净的青石板路走不多远，便到了“郑孝胥楼”。

它现在的编号是18号楼，在老人

们的记忆里，这里实在也没有什么名人来住过。毕竟，在“八七”风格各样的别墅群落里，它显得极为普通。“而且靠近道边，除了夏季，室内会感觉阴冷。除非到了疗养院的接待旺季，一般来说，平常是不住人的。”“八七”的老领导回忆说。

如今，小楼的屋檐已经老旧。在1999年装修过一次，墙的外立面是那时重挂的，更换了门窗，但内部的格局仍被保留了下来。



郑孝胥

A 小楼走过90多年历史

据说，这栋小楼建于1925年，据今已经有90余年的历史了。小楼门口的几级台阶早已有了历史的印记。拾级而上，门楼里一扇别致的小窗上镶嵌着七彩的玻璃，“据说当年是从德国进口的”，至今保存完好。

门厅里，一条绛紫色的木扶梯通向二楼，“建筑面积297平方米，楼上三间，是卧室和洗手间。”楼下5间，靠东侧的卧房内，有一座小小的壁炉，如

今已经被封死，或许这里曾是主人的书房。西侧是一间宽敞的客厅，圆弧形的阳台里有一扇小门直通院落，小门外的石阶上围着锈迹斑斑的粗大铁链。在玉兰、圆柏、紫檀等古树的掩映里，小楼显得格外静谧。“最名贵的要数红豆杉。”据介绍，它是唯一适合在室内栽种的树种，24小时释放氧气。近年来，红豆杉在国际市场的身价看涨，像这样百年的老树，一株可以卖到

上百万元人民币。

小院当中有一个造型雅致的水泥池，料想当年放养着金鱼或者锦鲤。而小楼的原始主人或仰坐在书房的壁炉前，或徘徊于池边，凝望着鱼儿游来游去，充足的氧离子并没有让他浑浑噩噩的头脑有些许清醒，他以文人固有的迂腐和蹩脚政治家的愚蠢，虚构着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“复国”谬论，欺骗着自己，也欺骗着“逊帝”溥仪。

B “名士”堕进深渊

那时的郑孝胥已过了古稀之年，而他毕生所积累的“名德”也正沦为一世骂名。

郑孝胥是福建人，年轻时即崭露头角。1882年，23岁的郑孝胥中福建省乡试解元，曾做李鸿章的幕僚。后东渡日本，担任过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，后回国，曾参与戊戌变法。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，郑孝胥以遗老自居，为清室复辟出谋献策，被溥仪授为总理内务府大臣。上世纪20年代初，郑孝胥开始频繁与日本人接触，1924年，他与日本人密谋，协助溥仪出逃，进入天津日租界。1925年，日本人为了更便于拉拢他和溥仪，在大连为他建了这栋别墅。

郑孝胥伴随在溥仪左右，出谋划策。那时，溥仪对自己的这个老师也极信任，在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，关东军这三个字提到的最多，其次就是郑孝胥，《伪满臣俘录》中评价说，在溥仪

看来，郑孝胥提出“三共论”，认为列强共管中国将为时不远，势图借助外力来还政于清，溥仪不免大受鼓舞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郑孝胥唆使溥仪投靠日本，卖国求荣，当了汉奸。

据记载，郑孝胥一生中曾来过大连12次，在大连生活了144天。《国贼郑孝胥旅大行迹考实》中记载，“此144日，于郑孝胥一生可谓转瞬。实则郑孝胥一生奸名正源于此百余日中。”

1931年的11月，郑孝胥来到大连，这是他第五次到大连了，对于已经73岁的他来说，大连并不陌生。郑孝胥和平常一样，在市内到哪里从不坐车，都是步行。除了散步、聚餐和写诗以外，就是要坚持每天到旅顺去参观“逊帝”溥仪。

1932年3月，伪满洲国成立，郑孝胥出任伪满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。1935年，日本人见郑孝胥难以驾驭，以其年高“倦勤思退”为名免了他的职位。1938

时光

姐姐的皮筋

文 闲人

小时候有一年快过年了，在土杂商店卖货的大表哥，给我送来一盏手提小灯笼。椭圆的玻璃罩画着两条属相龙。我盼着天黑好在邻居小孩儿中显摆。

天黑了，我央求母亲要了根蜡烛点上，提着灯笼在小巷里转一圈后，便围来了几个孩子。晃着灯笼，映在地上的两条小龙的影子，跳过来跳过去，小伙伴儿也跟着用脚捕捉那影子。

母亲让姐姐喊我回家吃饭，我没显摆够，不走，姐姐拉扯我回家。没成想，我踩到了一块雪冰，一下子滑倒了，手上的小灯笼“啪”摔碎了，我躺地上打着滚大哭起来。

只大我两岁多的姐姐吓得不知所措，傻愣愣地站在那。母亲闻声把我连哄带劝的领回家后，在母亲的责怪声中，姐姐吧嗒吧嗒掉眼泪。此刻我恨透了姐姐，突然地从她的书包里，掏出她的那球跳皮筋，挑开炉子盖扔了进去。姐姐没抢过去，母亲也没拉住，那球皮筋在炉子里烧着了，胶皮味儿弥漫满屋。

姐姐看到渐渐融化的皮筋，转身重重地把我推在地上。母亲也大声的呵斥我，吓得我哭也不敢哭，倒是姐姐大哭起来。看着姐姐伤心的样子我后悔的不得了。

我知道那是姐姐的最爱。那球扯开有五六一米的皮筋，是姐姐花大半年才攒成的。我们前院有个张妈妈，独门独户，家门上挂着“光荣烈属”的红牌，她的两个儿子好像在南方。平时只她一个人，不大与邻居接触。“六一”儿童节姐姐和同学帮烈军属擦玻璃与张妈妈熟络了。为了攒下套奶瓶纸盖的小皮筋，姐姐几乎每天去离家不太远的奶站给张妈妈取奶。

烧了姐姐的皮筋，她过年的时候都不理我，连母亲分给我的好吃的东西给她都不要。有一天，姐姐拉着我神秘说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姐姐把好东西在我眼前一亮，居然是一球新皮筋。我高兴地跳起来要去报告给妈妈。姐姐不让，要我保密。

好多年过去了，今年过年，酒后我为烧皮筋的事向姐姐道歉。“都是小孩子时候的事，再说我都忘了。”姐姐说的很淡然。

姐姐的话，我不信。当提起张妈妈时，姐姐说永远忘不了她。张妈妈发现姐姐有好多天不跳皮筋的原因后，有一天，张妈妈把姐姐叫到她家，送给了姐姐一球新买的皮筋，那既有弹性又结实的皮筋，我们管它叫奶牛皮筋。

那些细节，在姐姐的讲述中，好像是刚刚过去的事。

